
游子归家！顶级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回国

作者：writer 来源：科学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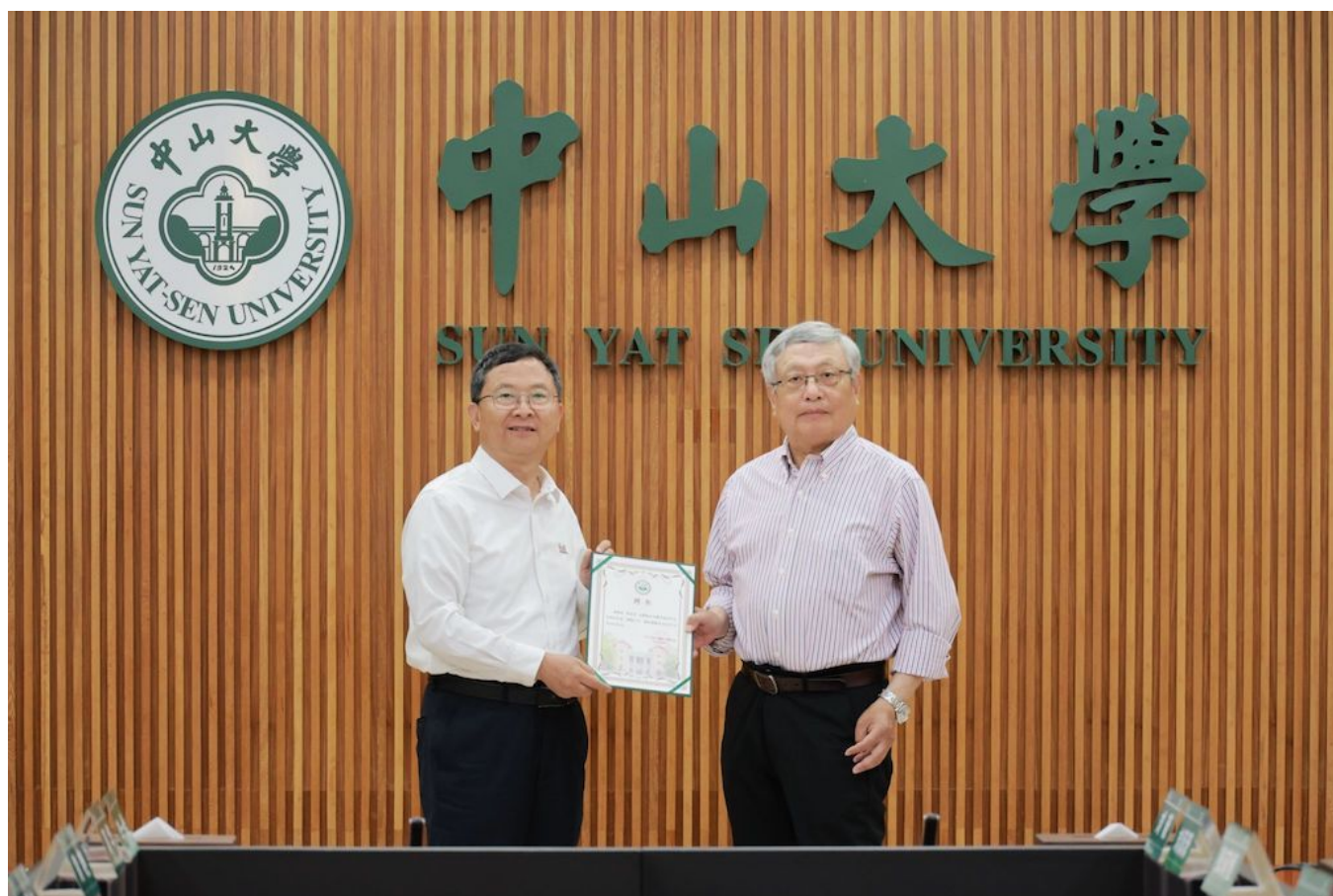
本文原地址：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34097.html>

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之用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！

游子归家！顶级数学家张益唐全职回国

。作为大器晚成的世界著名数学家，张益唐在国内知识问答平台“知乎”上有个人账号，今天之前，他的账号显示“IP属地：美国”。

2025年6月27日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。据中山大学官方当晚发布的消息，世界著名数学家张益唐已全职加盟中山大学，受聘于中山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，将在大湾区定居和工作。该消息还特别提到，张益唐此次已举家搬迁回国。



中山大学校长高松向张益唐颁发聘书。图片来源：中山大学

?

此后，张益唐在互联网上各类账号的IP属地都将改成“中国香港”。

早在2024年9月，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就从相关知情人士处获得张益唐即将全职回国的消息：“国际上很有名的华人科学家基本确定要回国了！很有名，妇孺皆知的那种。”此后，宁波东方理工大学、南开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先后传出与张益唐的“绯闻”，直至今日尘埃落定。

张益唐回国任教的消息之所以备受关注，除了他传奇般的经历令人嗟叹之外，背后还有一段关于游子归家的动人往事。

到处问问题的少年天才

少年张益唐是个不折不扣的数学天才。

1955年，张益唐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父亲是大学教授，电气工程师；母亲也是一名知识分子，在政府机关担任文员。

张益唐9岁时就知道了费马大定理和哥德巴赫猜想，并从此迷上数论，小学3年级时甚至独立证明了勾股定理。

据胞妹张盈唐回忆，工人家庭没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满足哥哥强烈的求知欲。几个舅舅阿姨的学校读本、几本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很快就被哥哥翻烂了，当大孩子们学习成绩不好时，哥哥还能给他们补课。很快，这些都满足不了哥哥的探索欲，他盯上了大舅舅的一个好朋友“姚先生”。

姚先生是个数学老师，每次来家做客，张益唐就缠着他问这问那，甚至不让他和舅舅聊天，要和他讨论起高等数学。有趣的是，在舅舅婚礼上，张益唐因为一定要和姚先生坐在一起讨论数学题，大人们不同意，他还大哭了一场。

在跟随母亲在湖北干校生活的那段时间，张益唐照旧到处找人问东问西，好在干校里的知识分子多，大家也都喜欢这个小小年纪脑子里却装满了高深知识的孩子。张盈唐说，哥哥基本没有上过中学，“他的那些知识，都是自己自学来的”。

后来，张益唐一家搬进清华园居住，张益唐如鱼得水，到处去请教问题。慢慢地，这个奇怪的孩子在清华园小有名气。

1978年，23岁的张益唐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。他被公认是北大数学系78级最强的存在，据他自述，在北大读书期间，他独立证明过一个数学猜想，后来发现国外已经发表了相关证明论文才作罢。

他在硕士期间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数学家潘承彪教授，后者认为他在数学上有很大的发展潜力。在北大读完硕士后，张益唐留校任教了一个学期。1985年，在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的推荐下，张益唐作为公派自费生赴美留学，在普渡大学跟来自中国台湾的导师莫宗坚读博读了7年。

谁也没想到，博士毕业后的张益唐，将迎来的竟是命运的摧折。

博士毕业后“差不多沦落街头”

莫宗坚是代数几何专家，在普渡大学任教。他曾于1984年夏访问北大，见到了张益唐和其他几个学生。当时，莫宗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雅可比猜想（Jacobian Conjecture），他想找个国内的学生和他一起做。而那时张益唐对雅可比猜想很有热情，就跟随莫宗坚去普渡大学读博士。

雅可比猜想是代数几何领域中的一个难题，自1939年提出至今未得到证明。曾有一位数学家将雅可比猜想称为“灾难性问题”，因为它引发更多的棘手问题。无论当时还是现在，雅可比猜想远不是硕博研究生水平所能解决的。张益唐敢于做出选择，也足可见他的自信。

但后来的事，张益唐从不愿意多讲。

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证明雅可比猜想。事实上，他通过博士期间的努力，做出来了这个猜想，但是他在过程中用到了一个由莫宗坚证明的结果作为引理，但在最后投给期刊审稿时，他发现莫宗坚的证明结果不一定正确，这也导致他的论文不一定成立。

这篇论文最终没能发表。尽管如此，张益唐由于做了大量工作仍然被授予了博士学位。拿到博士学位后，张益唐告诉莫宗坚，他将重回数论领域。

然而，那篇未发表论文背后发生的故事，已让师生关系变得微妙。

“我当时不太高兴，”莫宗坚后来在给《纽约客》记者的邮件里说：“然而我捍卫学生改换研究领域的权利，所以我友好地跟他告别了。这22年来，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。”

博士毕业后，莫宗坚没有像所有导师都会做的那样，给张益唐写工作推荐信——没有导师推荐信，就连博士后工作都很难申请。

博士论文未发表、也没有导师推荐信，这导致张益唐找工作时到处碰壁。外加当时前苏联解体，大量苏联数学家涌入美国，张益唐毕业后即告失业。

关于这对师生关系的公案，纪录片《大海捞针：张益唐与李生素数猜想》有一些线索。

“他（莫宗坚）没有为我写推荐信，我因此很多年没找到工作，最后差不多沦落街头……后来帮人做餐饮。”张益唐说。

在该纪录片中，张益唐没有表现出原谅莫宗坚老师的态度，他的表态只是“算了，过去了”，并且表示以后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伤心的学校。

有意思的是，张益唐一举成名后，莫宗坚宣布修复和张益唐的关系，并且把张益唐是他的学生的信息放在了自己的主页较为显著的位置。

数学界遗忘了张益唐，张益唐没有丢掉数学

辗转到肯塔基州的时候，张益唐干过一份临时工，有时住在那里的朋友家。不工作的时候，他常去肯塔基州大学的图书馆读代数几何和数论方面的期刊文献。但张益唐说：“那些年，我确实没再追求我的数学梦想……我经常过得不太容易。”

1999年，张益唐在北大数学系的师弟、唐朴祁给他打电话，想要帮助他。他说“我认为张益唐没

有一份专业性工作是不公平的”。他的一位同学当时是新罕布什尔大学的教授，唐朴祁就向他推荐了张益唐。在二人的帮助下，张益唐得到了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讲师职位，教学生微积分的课程。

在新罕布什尔大学，讲师只是编外的职位，薪水不高，也不稳定，更没有什么研究经费。直到2005年，张益唐才获得正式的讲师教职。但他总说，非常感激在新罕布什尔的岁月，因为这份工作让他能够安心做他的数学。

曾在新罕布什尔大学与张益唐做过同事的数学家格林贝格对他“不争”的个性印象深刻：“Tom（张益唐的英文名）特别谦逊，不爱出风头，也从不要求什么。”

这段岁月，数学界大概已经把他忘记了。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没有丢掉他的数学。

在投出自己关于孪生素数猜想的论文后，张益唐曾被邀请访问普林斯顿6个月。《大海捞针》纪录片中记录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彼得·萨纳克对张益唐的印象。他说，一天他偶遇到张益唐，跟他打招呼，张益唐回应后说，这是他十天来第一次跟别人说话。

萨纳克想，“即便是对一个数学家来说，这也太过了点”，于是他邀请张益唐每周来和他共进一顿午餐。

2013年之后的故事，就无需赘言了。张益唐凭借在孪生素数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，给了科学界一个巨大的惊喜。随之，大大小小的奖项扑面而来。

一个默默无闻、甚至不被数学界知晓的普通讲师，在沉寂多年后突然取得了轰动世界的成就，这种只有电影中才会有的故事情节真实发生了。

真就有电影导演找上他。张益唐记得，有位导演想把他的故事拍成电影，就像数学家约翰·纳什的《美丽心灵》（A Beautiful Mind）一样。但他婉拒了。

“纳什是个伟大的数学家，他在数学等好几个领域里都有独特的贡献，这部电影拍得非常好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看过。”他说：“但我不希望拍，毕竟网络已经把我说得够多了，我希望最好不要再给我干扰。”

2016年，张益唐做客南方科技大学作报告。报告会后记者问他：“研究成果发表前，您曾有一段默默无闻的沉寂岁月，甚至一度远离学术圈，而您在那段日子里依然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，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您呢？”

他答：“没有什么特别的力量在支持着我，如果真要说有的话，那也仅仅是我对数学纯粹的热爱而已。”

游子归家

在“一朝成名天下知”后，张益唐云淡风轻。但张盈唐，这个数学家的妹妹获知消息后，一夜无眠，“止不住的泪如雨下”。

她写道：“回看我自己，给数学家当妹妹并不容易。哥哥一生的坎坷与数学缠绕交织，我又何曾

未受影响呢？20多年里我长成了自己不曾期待的模样。”

1985年出国深造，1987年曾回国探亲，一直到2013年8月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，张益唐曾阔别故土25年。这25年，是他在异国他乡漂泊的25年，也是他缺席自己“儿子”“哥哥”角色的25年。

更锥心的是，在张益唐父亲病重直至撒手人寰的那两年，正是他人生最失意的时刻——与导师关系破裂，毕业拿不到推荐信，没有工作只能打零工，居无定所甚至住在房车上……在那个通信要靠纸笔车马的年代，他与家人音信全无，家人更加联系不到他，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、过得好不好。

张益唐后来说：“他的逃避曾经让当时的我很气愤……现在的我能体会他当时的举步维艰，还有无法面对家人的落寞，所以他选择了沉默。我猜想爸爸能够感受到儿子所处的困境，所以爸爸也选择了沉默。”

2013年8月20日，在母亲83岁生日这天，张益唐才终于再次踏上故土。

张益唐自称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，其中最欣赏杜甫的诗，用来举例的词句大抵是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“即从巴峡穿巫峡，便下襄阳向洛阳”等等。2013年在《数学年刊》发表《质数间的有界间隔》后，有人问他有哪一句诗能概括当时的心情。张益唐引用了杜甫五首咏怀古迹里的第一首的最后两句：“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”。

9年后，张益唐在2022年的一次分享中谈及此时说：“今天还是这句。”

这首诗里面有一句看起来平淡，但是很重要，就是“庾信平生最萧瑟”前面的一句：“词客哀时且未还。”

如今，我们的游子终于回归了。

参考链接：

<https://news.pku.edu.cn/xwzh/129-290018.htm>

<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619579999/answer/3187638122>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kM5u0T_pPpOha3he2niFPQ

作者：赵广立 来源：中国科学报

更多 科学进展 请访问 <https://www.iikx.com/news/progress/>

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请勿用于商业用途，[爱科学iikx.com](http://www.iikx.com)转发